

秦

吕氏春秋

吕不韦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下)

先

哲

学

吕氏春秋

(下)

〔战国〕吕不韦 编

目 录

卷十四 孝行览第二

孝行	(90)
本味	(92)
首时	(94)
义赏	(95)
长攻	(97)
慎人	(99)
遇合	(100)
必己	(102)

卷十五 慎大览第三

慎大	(104)
权勋	(106)
下贤	(108)
报更	(110)
顺说	(112)
不广	(113)
贵因	(115)
察今	(116)

卷十六 先识览第四

先识	(118)
----------	-------

观世.....	(120)
知接.....	(122)
悔过.....	(123)
乐成.....	(125)
察微.....	(127)
去宥.....	(129)
正名.....	(130)
卷十七 审分览第五	
审分.....	(132)
君守.....	(134)
任数.....	(135)
勿躬.....	(137)
知度.....	(139)
慎势.....	(141)
不二.....	(143)
执一.....	(143)
卷十八 审应览第六	
审应.....	(145)
重言.....	(147)
精谕.....	(148)
离谓.....	(150)
淫辞.....	(152)
不屈.....	(153)
应言.....	(155)
具备.....	(157)

卷十九 离俗览第七

离俗	(159)
高义	(161)
上德	(163)
用民	(165)
适威	(167)
为欲	(168)
贵信	(170)
举难	(171)

卷二十 恃君览第八

恃君	(173)
长利	(175)
知分	(177)
召类	(178)
达郁	(180)
行论	(182)
骄恣	(184)
观表	(185)

卷二十一 开春论第一

开春	(187)
察贤	(189)
期贤	(190)
审为	(191)
爱类	(192)
贵卒	(193)

卷二十二 慎行论第二

慎行·····	(195)
无义·····	(196)
疑似·····	(198)
一行·····	(199)
求人·····	(200)
察传·····	(202)

卷二十三 贵直论第三

贵直·····	(203)
直谏·····	(205)
知化·····	(206)
过理·····	(207)
壅塞·····	(208)
原乱·····	(210)

卷二十四 不苟论第四

不苟·····	(211)
赞能·····	(212)
自知·····	(214)
当赏·····	(215)
博志·····	(216)
贵当·····	(217)

卷二十五 似顺论第五

似顺·····	(219)
别类·····	(220)
有度·····	(221)

分职.....	(222)
处方.....	(224)
慎小.....	(226)
卷二十六 士容论第六	
士容.....	(227)
务大.....	(228)
上农.....	(230)
任地.....	(231)
辩土.....	(232)
审时.....	(234)

卷十四 孝行览第二

孝 行

一曰——

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殖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后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后及所轻。今有人于此，行〔孝敬〕于亲重，而不简慢于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于事亲，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交〕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

《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于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于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于弟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

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第，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之曰：“夫子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敢问其故？”乐正子春曰：“善乎而问之。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忧。”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歿，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本 味

二曰——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有佚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嫪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佚氏。有佚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佚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后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殫智竭力，犯危行若，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功名之成〕固不独。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后成，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爇以燿火，衅以牺豭。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腴。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雉燕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鲔，东海之鲷。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饒水之鱼，名曰鰪，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于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苾，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瞿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樸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鱣鮓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穠，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岛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桔；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

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

首 时

三曰——

圣人之于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纣〕，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时固不易得。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于渭以观之。

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愿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见其衣若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之〕。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说毕，王子光大说。伍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六年，然后大胜楚于柏举，九战九胜，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随，遂有郢，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向之耕，非忘其父之仇也，待时也。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之而

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方叶之茂美，终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众林皆羸。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郑子阳之难，猧狗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而况乎以人为唱乎？

饥马盈廐，寔然，未见刍也；饥狗盈窖，寔然，未见骨也；见骨与刍，动不可禁。乱世之民，寔然，未见贤者也，见贤人则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谓乎。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蚩氏。以鲁、卫之细而皆得志于大国，遇其时也。故贤主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乱世当之矣。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义 赏

四曰——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

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义〕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仇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且成而贼民。〕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藪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以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殽，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

赵襄子〔围于晋阳，〕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中）〔事〕，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

襄子曰：“〔晋阳之围，〕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踰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逐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长 攻

五曰——

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后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

越国大饥，王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余，其王年少，智寡材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余于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于吴，吴王将与之。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讎敌

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厄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讎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恐）〔怨〕，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昔吾先王之所发霸。”（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吴王曰：“不然。吾闻子：‘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体仁〕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于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擒。

楚王欲取息与蔡，乃先佯善蔡侯，而与之谋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请为飧息侯与其妻者，而与王俱，因而袭之。”楚王曰：“诺。”于是与蔡侯以飧礼入于息，因与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

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则〕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愿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谏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废。”君臣敬诺。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甚〕乐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归，虑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许诺。（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万故。马郡宜马，代君以善马奉襄子，〔马群尽。〕襄子竭于代君而请觞之，（马郡尽）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数百人，〔又〕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因

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故赵氏至今有（刺）〔磨〕笄之证与“反斗”之号。

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备遵理，然而后世称之，有功故也。有功于此而无其失，虽王可也。

慎 人

六曰——

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钓于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于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雍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于民，人也。

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罟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

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于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为〕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

暇笑哉？”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糝。宰予（备）〔惫〕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蹴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遇 合

七曰——

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

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时绝也，诸侯之所以大乱也。乱则愚者之多幸也，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非祸独及己也。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己然后任，任然后动。

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论议者也。世主之能识论议者寡，所遇恶得不苟？凡能听音者，必达于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喜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说之道亦有如此者也。

（人）有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也：“嫁不必（生）〔成〕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备不生。”其父母以为然，于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妇之父母，以谓为己谋者（以）为忠，终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庙之灭。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无常。说，适然也。若人之于色也，无不知说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执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若人之于滋味，无不说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頰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人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说亦有若此者。

陈有恶人焉，曰敦洽仇糜，雄颡广颜，色如泱頰，垂眼临鼻，长肘而戾，陈侯见而甚说之，外使治其国，内使制其身。楚合诸侯。陈侯病不能住，使敦洽雠糜往谢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见之。客（有）进，状有恶其名，言有恶〔其〕状，

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陈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兴师伐陈，三月然后丧。恶足以骇人，言足以丧国，而友之至于陈侯而无上也，至于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则必废，宜遇而不遇者〔则必亡〕，此国之所以乱，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劳务从此生。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群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犹尚幸。贤圣之后，反而孽民，是以贼其身，岂能独哉？

必 己

八曰——

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乎江，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已疑，曾子悲。

庄子行于山中，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出于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雁飧之。竖子请曰：“其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奚杀？”主人（之公）曰：“杀其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于材、不材之间。材、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

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诤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禾为量，而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此神农、黄帝之所法。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成则毁，大则衰，廉则剝，尊则亏，直则骖，合则离，爱则隳，多智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

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于耦沙之中。盗求其囊中之载则与之，求其车马则与之，求其衣被则与之。牛缺（出）〔步〕而去。盗相谓曰：“此天下之显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诉我于万乘之主，万乘之主必以国诛我，我必不生，不若相与追而杀之，以灭其迹。”于是相与趋之，行三十里，及而杀之。此以知故也。孟贲过于河，先其五（通伍），船人怒，而以楫敲其头，顾不知其孟贲也。中河，孟贲瞋目而视船人，发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尽扬播入于河。使船人知其孟贲，弗敢直视，涉无先者，又况于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犹未可必，盖有不辨和调者，则和调有不免也。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尽〕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纣为不善于商，而祸充天地，和调何益？

张毅好恭，〔见〕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舆隶姻媾小童无不敬，以定其身，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单豹好术，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窟，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

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说如此其无方也而犹行，外物岂可必哉？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

卷十五 慎大览第三

慎 大

一曰——

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

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后悔之，将可奈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邦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

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舆，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穷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间，（士）〔徒〕过者趋，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后于济河，西归报于庙；乃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胜殷，得二虜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虜对曰：“吾国有妖。昼

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虜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虜也，贵其言也。故《易》曰：“诉诉履虎尾，终吉。”

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抔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色，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不终朝〕，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于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后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弱〕术强（弱）。

权 勋

二曰——

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

昔荆龚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龚王伤。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操黍酒而进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竖阳谷对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竖阳谷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

〔之〕而不能绝于口，以醉。战既罢，龚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司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龚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戮。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

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荀息曰：“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以赂虞公，而假道焉，必可得也。”献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假吾道，将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君奚患焉？”献公许之。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为庭实，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滥于宝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牵马而报。献公喜曰：“璧则犹是也，马齿亦薄长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

中山之国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

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又〕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穀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仇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

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齐使触子将，以迎天下之兵于济上。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耻而訾之曰：“不战，必伐苦类，掘若垄。”触子若之，欲齐军之败。于是以天下兵战，战合，击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帅其余卒，以军于秦周，无以赏，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此贪于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下 贤

三曰——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已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所〕适也；王也者，天下之〔所〕往也。得道之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傲，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贫无衣食而不忧悒，狠乎其诚自有也，觉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愬愬乎其心之坚固也，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迷乎其

志气之远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确乎其节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也〕，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假乎其轻俗诽誉也，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穷〕，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门，此之谓至贵。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去其帝王之色，则近可得之矣。

尧不以帝见善綰，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綰，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綰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

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

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禄爵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禄爵，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见之，不可止。世多举桓公之内行，内行虽不修，霸亦可矣。诚行之此论而内行修，王犹少。

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于道者莫之举也。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礼士莫高乎节欲，欲节则令行矣，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卿。

报 更

四曰——

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虽未能王，其以为安也，不亦易乎？此赵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显也，孟尝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人大立功名与安国免身者，其道无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

昔赵宣孟将上之绛，见歠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齍而铺之，再咽而后能视。宣孟问之曰：“汝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宦于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与脯一脔，拜受而不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汝。”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发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

〔之面〕〔面之〕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歆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犹活其身，而况德万人乎？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

张仪，魏氏余子也，将西游于秦，过东周。客有语之于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于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各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游〕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至于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张仪所德于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令秦惠王师之〕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

孟尝君前在于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于荆，还反，过于薛。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待矣。”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于齐，毕报。王曰：“何见于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坐拜之竭，虽得则薄矣。（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

在说者。)

顺 说

五曰——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不〕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登〕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蹠足髻发，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而无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

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

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剖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又〕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

管子得于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其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之所欲，己亦得之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

不 广

六曰——

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

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蛰蛰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蛰蛰距虚必负而走。

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

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与定齐国，以公子纠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于齐国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则不成。且小白则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纠也。”管仲曰：“不可。夫国人恶公子纠之母，以及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而国人怜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齐国〔者〕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鲍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纠所。（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虽然，管子之虑近之矣。若是而犹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则尽之矣。

齐攻廩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赍服，却舍延尸，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

晋文公欲合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义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继文之业，定武之功；辟土安疆，于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于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听之，遂与草中之戎、骊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于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遂霸诸侯。举事义

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谓智矣。此咎犯之谋也。出亡十（七）〔九〕年，反国四年而霸，其听皆如咎犯者邪！

管子、鲍叔佐齐桓公举事，齐之东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竖刁、易牙用，国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为齐国良工，泽及子孙。知大礼，知大礼虽不知国可也。

贵 因

七曰——

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途也，静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之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

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

曰：“竭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锦〕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察 今

八曰——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夷〕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

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莧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殒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行之〕此论则无过务矣。

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者〕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铎；（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

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卷十六 先识览第四

先 识

一曰——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户〕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夏太史令终古〔见桀惑乱〕，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

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沉于酒德，辟远箕子，爱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于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蒍、田邑而礼之，得史揄、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威公问其故，对〕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殄，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

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军〕而距（军）〔燕〕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观 世

二曰——

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国〕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于无天子，

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伐，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于江河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于得之矣。太公钓于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

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于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于患，吾于子犹未〔可〕邪也？”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讥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有〕功，免人于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其〕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

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达〕乎性命之情也。

知 接

三曰——

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其所以接见，所以接不同〕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瞑（士）〔者〕未尝照，故未尝见，瞑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谎。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化，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戎人见瀑布者而问之曰：“何以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

其身也，其身不忍，又将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不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有一妇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对曰：“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入，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蒙衣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于户，上盖以杨门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故〕也。无由接，固却其忠言，而爱其所尊贵也。

悔 过

四曰——

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智〕所不至，说者虽辩，为道虽精，不能见矣。

故箕子穷于商，范蠡流乎江。

昔秦缪公兴师以袭郑，蹇叔谏曰：“不可。臣闻之，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皆以其气之馘与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灭，去之能速。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图之。”缪公不听也。蹇叔送师于门外而哭曰：“师乎！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蹇叔谓其子曰：“晋若遏师必于殽。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为吾尸女之易。”缪公闻之，使人让蹇叔曰：“寡人兴师，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师也。”蹇叔对曰：“臣不敢哭师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与师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则臣必死矣，是故哭。”师行过周，王孙满要门而窥之，曰：“呜呼！是师必有疵。若无疵，吾不复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国也。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今衽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师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曰：“嘻！师所从来者远矣，此必袭郑。”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曰：“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劳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帅对曰：“寡君之无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裨也、视也于东边候蹇之道，过是，以迷惑陷入大国之地。”不敢固辞，再拜稽首受之。三帅乃惧而谋曰：“我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备必已盛矣。”还师去之。当是时也，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于襄公，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

击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见秦师利而因击之，无乃非为人子之道欤？”先轸曰：“不吊吾丧，不忧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击，可大强。臣请击之。”襄公不得已而许之。先轸遏秦师于殽而击之，大败之，获其三帅以归。繆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于众曰：“天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以至于此患。”此繆公非欲败于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则不信。言之不信，师之不反也从此生，故不至之为害大矣。

乐 成

五曰——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斗诵之曰：“麋裘而犇，投之无戾；犇而麋裘投之无卹。”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踰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之产，吾其与之。”后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定〕当民之诽訾也而因弗遂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于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

〔定〕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

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后安之。夫开善岂易哉？故听无事故。（事）治之立也，人主贤也。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筐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当此时也，论士（殆之日）〔已〕几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筐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贤主也，而犹若此，又况于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为，而不可与莫为。凡举无易之事，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皆一于为，则无败事矣。此汤、武之所以大立功于夏、商，而勾践之所以能报其仇也。以小弱皆一于为而犹若此，又况于以强大乎？

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

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得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后、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啍啍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贤主以之啍啍也立功。

察 微

六曰——

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

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惟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

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宋华元率师应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将战，华元杀羊斟士，羊斟不与焉。明日战，怒谓华元曰：“昨日之事，子为制；今日之事，我为制。”遂驱入于郑师。宋师败绩，华元虏。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战，大机也。飧士而忘其御也，将以此败而为虏，岂不宜哉？故凡战必悉熟偏备，知彼知己，然后可也。

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归）〔侵〕郈氏之宫而益其宅。郈昭伯怒，伤之于昭公，曰：“褻于襄公之庙也，舞者二（人）〔八〕而已，其余尽舞于季氏。季氏之舞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怒不审，乃使郈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宫。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则吾族也死亡无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为一，郈昭伯不胜而死。昭公惧，遂出奔齐，卒于乾侯。鲁昭听伤而不辩其义，惧以鲁国不胜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与季氏同患也，是不达乎人心也。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于安也？以鲁国恐不胜一季氏，况于三季？同恶固相助。权物若此其过也。非独仲、叔氏也，鲁国皆恐。鲁国皆恐，则是与一国为敌也，其

得至乾侯而卒犹远。

去 宥

七曰——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视〕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凡听言，以求善也。听言苟善，虽奋于〔说以〕取少主，何损？所言不善，虽不奋于〔说以〕取少主，何益？不以善为之愆，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耶？

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昭釐恶之。威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釐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悦，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厘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数怒人主，以为奸人除路；奸路已除而恶壅却，岂不难哉？夫激矢则远，激水则旱，激主则悖，悖则无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

（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枯〕梧树之不善也，（邻）〔其〕人遽伐之。邻父因请而以为薪。其人不悦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此有所宥也。

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正 名

八曰——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

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用贤，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仇耶？

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

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一〕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王无以应。君文曰：“今有人于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亦〕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亦〕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国〕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此无非而王非之也，因除其籍，不〕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如卫。齐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尝以此霸矣，管仲之辩名实审也。

卷十七 审分览第五

审 分

一曰——

凡人主必审分，然后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

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诋贼巧佞之人无所窒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竟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奋〕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

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

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愚〕愧；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漫〕；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耶！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生〕。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于全乎去能，于假乎去事，于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君 守

二曰——

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鹭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大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阴〕，以阴召（阴）〔阳〕。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为〕，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之〕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后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

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持〕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于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

（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也〕，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名〕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

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扰〕，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任 数

三曰——

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也〕。

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于静，目之见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引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

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有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听也。何以知其盲？以耳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缺，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缺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颡、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卒始〕；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

知有为，则得之矣。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者〕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于得道术乎？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糝〕，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为不见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飧〕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实〕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勿 躬

四曰——

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则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袂彗日用而不藏于筐，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

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虑〕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

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邈，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域〕，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不入于朝，有职者〕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皇）〔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

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縱）〔縱〕，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知 度

五曰——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于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

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宝〕。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丘〕、（化）九阳、奇（怪）〔肱〕之（所）际？”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中〕（胆）〔瞻〕、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船〕骥〔之绝江致〕远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干〕辛，纣用恶来，宋用（馱唐）〔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

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 势

六曰——

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

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所以〕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威全、势便〕（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

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而国之所〕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加〕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

汤其无郛，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资〕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铭篆著乎壶鉴，其

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輶，沙用鸬，山用橐，因其势也。〔因势〕者令行。

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试反〕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于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于大、少之贤于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人。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宋，以楚〕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

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于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以庭，即简公于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

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 二

七曰——

听群众（人）〔之〕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臆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得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执 一

八曰——

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聪〕，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

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于子，忠臣不能入于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

田骈以道术说齐〔王〕。（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

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当此之时，〕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于西河，而困于王错，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夫吴胜于齐，而不胜于越；齐胜于宋，而不胜于燕；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耶。

卷十八 审应览第六

审 应

一曰——

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生之所执其要矣。

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鲁君〕之对（鲁君）〔孔思〕也亦过矣。

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后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后，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拘于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

魏昭王问于田蚡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蚡对曰：“臣之所举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蚡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后知其（舜）〔圣〕也，是市人之知（圣）〔舜〕也。今蚡未有功，而王问蚡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蚡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且〕问曰：“先生其圣乎”，已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蚡不察。

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于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反〕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

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驱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

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驯则可。

重 言

二曰——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讇。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讇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悦，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耶？成公

贾之讵也，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讵，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利而上视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经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喑，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精 谕

三曰——

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谕〕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蜃者，每〔朝〕居海上，从蜃游，蜃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蜃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蜃皆从

女居，取而来，吾将玩子。”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

胜书说周公旦曰：“廷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吻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于无形，耳听于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

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

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室。

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后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于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公〕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

晋襄公使人于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借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苾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于三涂，而受礼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敝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于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苾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为）〔为可〕。

离 谓

四曰——

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不可不可无辨也。不可不可无辨，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

为国之禁也。故辨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苾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

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

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于途。故人曰：“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于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

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辩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

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淫 辞

五曰——

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

孔穿、公孙龙相与论于平原君所，深而辩，至于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甚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于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

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 “（曰）〔日〕”，（日）〔曰〕：“在

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曰“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曰：〕“进上”。问“马齿”，圉人曰：“齿十二与牙三十”。

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庄伯决之，任者无罪。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途，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良〕人，（民）〔良〕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譟，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不 屈

六曰——

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

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

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者〕，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止贪争之心〕。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行〕，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

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螳〕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于螳螟乎？”惠子之治魏，〔以大木〕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

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于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

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巨，新妇曰：‘蕉火大巨。’入于门，门中有斂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谤因污，诽谤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于白圭（亦）〔之〕有大甚者。

应 言

七曰——

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蛄焉美无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无所可用者，意者徒

加其甑耶？”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太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

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之〕；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之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

路说谓周颇曰：“公不爱赵，天下必从。”周颇曰：“固欲天下之从也。天下从则秦利也。”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路说曰：“公欲之，则胡不为从矣？”

魏令孟卯割絳、窋、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卯求司徒于魏王。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无用卯。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卯于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于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卯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卯曰：

“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印也。”孟印太息曰：“宜矣王之制于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绛、枌、安邑令（负牛）〔牛负〕书与秦，犹乃善牛也。印虽不肖，独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将军为臣先曰‘视印如身’，是臣重也。（令二）〔今王〕轻臣也，令臣责，印虽贤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听起贾。凡人主之与其大官也，为有益也。今割国之锱铢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印得其所欲，责以偿矣，尚有何责？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又况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印为司徒以弃其责则拙也。

秦王立帝。宜阳令许綰诞魏王。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以河内孰与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则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辍行。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索〕。当此时也，两周全，其（北）〔比〕存。魏举陶削卫，地方六百，有之（势）是〔势〕，而入大早，奚待于魏敬之说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入与不入之时，不可不熟论也。

具 备

八曰——

今有羿、蜂蒙，繁弱于此，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中

非独弦也，而弦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于邾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耜矣，伊尹尝居于庖厨矣，太公尝隐于钓鱼矣，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故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后可成。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与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宓〕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于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严刑于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术也，鲁君后得之也。鲁君后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备也。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此鲁君之贤也。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后，弗

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诚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天。（乃）通于天，水〔火〕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于有血气者乎？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

卷十九 离俗览第七

离 俗

一曰——

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余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贵〕所不足也。然而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眇，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

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倦倦乎后之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乎夫负妻妻携子以入于海，（去之）终身不反。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圳亩之中，而游入（于）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见〕之。”而自投于苍领之渊。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辞曰：

“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卞随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务光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诟，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夏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诟我，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于颍水而死。汤又让于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于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沉于蓂水。故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视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之赖；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势，而羞居浊世；（惟此）〔此惟〕四士者之节。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

齐、晋相与战，平阿之余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无孙，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平阿之余子曰：“嘻！还反战，趋尚及之。”遂战而死。叔无孙曰：“吾闻之：君子济人于患，必离其难。”疾驱而从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将众，亦必不北矣；令此处人主

之劳，亦必死义矣。今死矣而无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余子与叔无孙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务求。

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缟之冠，丹绩〔绩〕之袍，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 义

二曰——

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于国必利，长久长久之于主必宜，内反于心不慚然后动。

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廩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三王之佐不显焉，取舍不苟也夫！

子墨子游公上过于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

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于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于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

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复于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于囊曰：“遁者无罪，而后世之为王将者，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钺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邾、歧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荆之为四十二世矣，尝有乾溪、白公之乱矣，尝有郑袖、州侯之避矣，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

荆昭王之时，有士焉，曰石渚。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廷）〔廷理〕，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返，立于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于是乎伏

斧钺，请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钺，殒头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

上 德

三曰——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其〕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通于周矣。

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丽姬谓太子曰：“往昔君梦见姜氏。”太子祠

而膳于公，丽姬易之。公将尝膳，姬曰：“所由远，请使人尝之。”尝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诛太子。太子不肯自释，曰：“君非丽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剑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过卫，卫文公无理焉。过五鹿如齐，齐桓公死。去齐之曹，曹共公视其骈胁，使袒而捕池鱼。去曹过宋，宋襄公加礼焉。之郑，郑文公不敬，被瞻谏曰：“臣闻贤主不穷穷。今晋公子之从者，皆贤者也。君不礼也，不如杀之。”郑君不听。去郑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缪公入之。晋既定，兴师攻郑，求被瞻。被瞻谓郑君曰：“不若以臣与之。”郑君曰：“此孤之过也。”被瞻曰：“杀臣以免国，臣愿之。”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被瞻据镬而呼曰：“三军之士皆听瞻也，自今以来，无有忠于其君，忠于其君者将烹。”文公谢焉，罢师，归之于郑。且被瞻忠于其君，而君免于晋患也，行义于郑，而见说于文公也，故义之为利博矣。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得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

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殍头（于）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苦害〕也。

用 民

四曰——

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

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无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

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故？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阖庐试其民于五湖，剑皆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勾践试其民于寝宫，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矣，遽击金而却之，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

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不〕察之本。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

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鸛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鸛水。如此者三。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于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耶。

适威

五曰——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仇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后嗣。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仇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谓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于此论，故功名立。

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没于干隧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反〕

焉。颜阖入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通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仇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獬豸而弑子阳，极也。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为 欲

六曰——

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厦，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寤兴，务耕疾庸，异为烦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

〔可〕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

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桀、纣不能离，不能离而国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于俗也。久湛而不去则若性。性（异）〔与〕非性，不可不熟。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

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圣王托于无敌，故民命敌焉。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争术存因争，不争之术存因不争。取争之术而相与争，万国无一。

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谍出〕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后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

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欲矣。

贵 信

七曰——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人主有见此论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

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轻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鲁请比关内侯以听，桓公许之。曹刖谓鲁庄公曰：“君宁死而

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庄公曰：“何谓也？”曹刿曰：“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是生而又生也。不听臣之言，国必灭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庄公曰：“请从。”于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刿皆怀剑至于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曰：“鲁国去境数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钩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刿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于汶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于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于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刿，贼也。信于仇贼，又况于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以辱为荣，以穷为通，虽失乎前，可谓后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举 难

八曰——

〔物固不可全也。〕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故君子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余。不肖者则

不然，责人则以义，自责则以人。责人以义则难（瞻）〔瞻〕，难（瞻）〔瞻〕则失亲；自责以人则易为，易为则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焉，此桀、纣、幽、厉之行也。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物而贵取一也。

季孙氏劫公家。孔子欲谕术则见外，于是受养而便说，鲁国以訾。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不下若鱼，丘其螭耶。”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以乐腾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于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知，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理无〕自然而断相过，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于木。

孟尝君问于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与用其仇亦远矣。且师友也者，公可也；戚爱也者，私安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之也。”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

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爇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悦，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是〕举也，桓公得之矣。

卷二十 恃君览第八

恃 君

一曰——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

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利之〕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勿〕利章。

〔非〕〔渭〕滨之东，夷、稊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多无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雁门之北，鹰隼、所鹯、须窺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僇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之〕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

豫让欲杀赵襄子，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素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

乱君臣之义者无此，失吾所为为之矣。凡吾所为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长 利

二曰——

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自此观之，陈无宇之可丑亦重矣，其与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虽同，取舍之殊，岂不远哉？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其〕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

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

辛宽见鲁缪公曰：“臣而今而后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辛宽出，南宫括入见。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小人哉宽也。今使燕爵为鸿鹄凤皇虑，则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间隙，屋之翳蔚也；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德不盛、义不大则不至其郊愚庖之民，其为贤者虑，亦犹此也。固妄诽訾，岂不悲哉？”

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土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土之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谓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则未之识；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达乎〔死生之〕分，仁爱之心（识）〔诚〕也，故能以必死见其义。

知 分

三曰——

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其义；延陵季子，吴人愿以为王而不肯；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

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于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于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闻之，仕之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剑者，其次非之谓乎？”

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于龙焉？”龙俯（耳）〔首〕低尾而逝。则禹达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经也。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蚡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然而以待耳。

晏子与崔杼盟，其辞曰：“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俯而饮血，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悦，直兵造胸，句兵钩颈，谓晏子曰：

“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则今是已。”晏子曰：“崔子！不独不为夫诗乎？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推〕之矣。崔杼曰：“此贤者，不可杀也。”罢兵而去。晏子援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无良）〔抚顺〕其仆之手曰：“安之！毋失节。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悬于厨。今婴之命，有所悬矣。”晏子可谓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

白圭问于邹公子夏（后）〔侯〕启曰：“践绳之节，四上之志，三晋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处于晋，而迭闻晋事。〔今处于邹，〕未尝闻践绳之节、四上之志，愿得而闻之。”夏（后）〔侯〕启曰：“鄙人也，焉足以问？”白圭曰：“愿公子之母让也。”夏（后）〔侯〕启曰：“以为可为，故为之；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为不可为，故释之；释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侯〕启曰：“生不足以使之，则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无以应。夏（后）〔侯〕启辞而出。凡使贤不肖异：使不肖以赏罚，使贤以义。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以〕义，〔必〕审赏罚，然后贤不肖尽为用矣。

召 类

四曰——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故鼓宫而宫应，鼓角

而角动；以龙致雨，以形逐影。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

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有况于贤主乎？故割地宝器，（戈剑）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之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无为攻矣。

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启伐〕屈鬻（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爱之征也，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于时者其功大。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司城于罕觴之。南家之墙，犇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鞞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鞞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鞞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之

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其唯仁且节与？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凡谋者，疑也。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僨将毙而乃知胜败哉？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

达 郁

五曰——

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苦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蕘。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生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

周厉王虐民，国人皆谤。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卫巫监谤者，得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

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败人必多。夫民犹是也。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蒙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下无遗善，上无过举。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恐为社稷忧。”王弗听也。三年，国人流王于彘。此郁之败也。郁者，不阳也。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乐之而征烛。管仲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悦，曰：“仲父年老矣，寡人与仲父为乐将几之？请夜之。”管仲曰：“君过矣。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沉于乐者反于忧；壮而怠则失时，老而解则无名。臣乃今将为君勉之，若何其沉于酒也？”管仲可谓能立行矣。凡行之堕也于乐，今乐而益饬；（行）〔理〕之坏也于贵，今主欲留而不许。仲志行理，贵乐弗为变，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黥推之履。特会朝雨祛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侍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行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孰当可而镜？其唯士乎！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

赵简子曰：“厥也爱我，铎也不爱我。厥之谏我也，必于无人之所；铎之谏我也，喜质我于人中，必使我丑。”尹铎对

曰：“厥也爱君之丑也，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也，而不爱君之丑也。臣尝闻相人于师，孰颜而土色者忍丑。不质君于人中，恐君之不变也。”此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简子不贤，铎也卒不居赵地，有况乎在简子之侧哉？

行 论

六曰——

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仇以求存，〔人主〕执民之命。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故布衣行此，指于国，不容乡曲。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齐王杀之。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

（令）〔今〕举兵以攻齐也。”使受命矣。凡繇进见，争之曰：“贤主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昭王曰：“是何也？”对曰：“松下〔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于先君。”王曰：“诺。”“请王止兵。”王曰：“然则若何？”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于郊，遣使于齐，客而谢焉，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使者行至齐。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御者甚众，因令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此济上之所以败，齐国以虚也。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湣王以大齐骄而残，田单以即墨城而立功。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跽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累矣而不毁，举矣则不跽，其唯有道者乎！

楚庄王使文无畏于齐，过于宋，不先假道。还反，华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楚之会田也，故鞭君之仆于孟诸。请诛之。”乃杀文无畏于扬梁之堤。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兴师围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爨之。宋公肉袒执牺，委服告病，曰：“大国若宥图之，唯命是听。”庄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卢门之阖，所以为成而归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简人，简人则事穷矣。今人臣死而不当，亲帅士民以讨其（故）〔敌〕，可谓不简人矣。宋公

〔委〕服以病告而还师，可谓不穷〔人〕矣。夫（舍）〔合〕诸侯于汉阳而饮至者，其以义进退耶？强不足以成此也。

骄 恣

七曰——

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

晋厉公侈淫，好听谗人，欲尽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谓厉公曰：“必先杀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公曰：“诺。”乃使长鱼矫杀郤犇、郤锜、郤至，至于朝而陈其尸。于是厉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杀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当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则不知化，不知化者举自危。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谷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如己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大夫之虑莫如君〕，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

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一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王）〔者〕。春居问于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敢问荆国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贤）〔朝〕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谏不可不熟。莫敢谏（若）〔者〕，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其所以入之与人异。宣王微春居，几为天下笑矣。由是论之，失国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无春居。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

赵简子沉鸾徽于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鸾徽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鸾徽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徽来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鸾徽未尝进一人也，是长吾过而绌善也。”故若简子者，能后以理督责于其臣矣。以理督责于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而不可与为枉；此三代之盛教。

观 表

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矣；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凡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人事皆然。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人之心隐匿难见，深渊难测，故圣人于事〔观〕志焉。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审〕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郈成子、吴起近之矣。

郈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郈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成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智可（以）〔与〕微谋、仁可（以）〔与〕托〔孤，廉可与寄〕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郈成子之观右宰谷成也，深矣妙矣，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

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吴起果去卫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

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唇肋，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以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白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

卷二十一 开春论第一

开 春

一曰——

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时雨降则草木育矣，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以（此）言物之相应也。故曰行（也）〔以〕成也。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岂为一人言哉？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群臣多谏

于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栾水啗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愿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抚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惠子不徒行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

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后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愿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诺。”乃见段乔，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赏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无有罪戮者，未尝有也。”封人子高出，段乔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缚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为之（而）言也，（而）匿己之（为）〔言〕而（为）〔言〕也；段乔听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说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谓善说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盈，栾盈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

向为之奴而桎。祈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祥；君子在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宣子而说（也）〔之〕，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慢则惧及君子。与其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于（虞）〔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祈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以已哉？类多若此。

察 贤

二曰——

今有良医于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故贤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今夫塞者，勇力、时日、卜筮、祷祠无事焉，善者必胜。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人民以〕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期 贤

三曰——

今夫爚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明（火）不独在乎火，在于暗。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

赵简子昼居，喟然太息曰：“异哉！吾欲伐卫十年矣，而卫不伐。”侍者曰：“以赵之大，而伐卫之细，君若不欲则可也。君若欲之，请令伐之。”简子曰：“不如而言也。卫有士十人于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言其〕不义也，而我伐之，是我为不义也。”故简子之时，卫以十人者按赵之兵，没简子之身。卫可谓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国家得安。简子可谓好从谏矣，听十士而无侵小夺弱之名。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则君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

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审 为

四曰——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于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

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臧之〕不得也？”昭厘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也。知轻重，故论不过。

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也。”詹子曰：“不能自胜则纵之，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爱 类

五曰——

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神农之教》曰：“土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

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

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故曰〕墨子能以术御荆、免宋之难者，此之谓也。

圣王通土不出于利民者无有。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

匡章谓惠子曰：“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匡章曰：“公之学去（尊）〔争〕，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公取之代乎，其不与？”〔匡章曰：〕“施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惠子曰：“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

贵 卒

六曰——

力贵突，智贵卒。得之同则速为上，胜之同则湿为下。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

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

齐襄公即位，憎公孙无知，收其禄。无知不悦，杀襄公，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人〕杀无知，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令〕公子小白僵。管子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镞矢也。

周武君使人刺伶悝于东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谁刺杀我父也？”刺者闻，以为死也，〔以报周君。〕周〔君〕以为不信，因厚罪之。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鹵，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几至将所而后死。

卷二十二 慎行论第二

慎 行

一曰——

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

荆平王有臣曰费无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为建取妻于秦而美，无忌劝王夺〔之〕。王已夺之，而疏太子。无忌说王曰：“晋之霸也，近于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牧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悦，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恶之曰：“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王曰：“已为我子矣，又尚奚求？”对曰：“以妻事怨。且自以为犹宋也，齐、晋又辅之，将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执连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郢宛，国人说之。无忌又欲杀之，谓令尹子常曰：“郢宛欲饮令尹酒。”又谓郢宛曰：“令尹欲饮酒于子之家。”郢宛曰：“我贱人也，不是以辱令尹。令尹必来辱，我且何以给待之？”无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实之门，令尹至，必观之，已，因以为酬。”及飧日，惟门左右而实甲兵焉。无忌因谓令尹曰：“吾几祸令尹。郢宛将杀令尹，甲在门矣。”令尹使人视之，信，遂攻郢宛，杀之。国人大怨，动〔作〕〔胙〕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

谓令尹曰：“夫无忌，荆之谗人也，（亡夫）〔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杀众不辜，以兴大谤，患几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图。”乃杀费无忌，尽灭其族，以说其国。动而不论其义，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灭其族，费无忌之谓乎！

崔杼与庆封谋杀齐庄公。庄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庆封又欲杀崔杼而代之相，于是隳崔杼之子，令之争后。崔杼之子相与私哄，崔杼往见庆封而告之。庆封谓崔杼曰：“且留，吾将兴甲以杀之。”因令卢满嫫兴甲以诛之，尽杀崔杼之妻子及枝属，烧其室屋，报崔杼曰：“吾已诛之矣。”崔杼归无归，因而自绞也。庆封相景公，景公苦之。庆封出猎，景公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蚤诛封。庆封以其属斗，不胜，走如鲁。齐人以为让，又去鲁而如吴，〔吴〕王予之朱方。荆灵王闻之，率诸侯以攻吴，围朱方，拔之，得庆封，负之斧质，以徇于诸侯军，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杀之。黄帝之贵而死，尧、舜之贤而死，孟贲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庆封者，可谓重死矣。身为僇，支属不可以（见）〔完〕，行忤之故也。凡乱人之动也，其始相助，后必相恶。为义者则不然，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后世以为法程。

无 义

二曰——

先王之于论也极之矣，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

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趋利固不可必也，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是已。以义动则无旷事矣。人臣与人臣谋为奸，犹或与之。又况乎人主与其臣谋为义，其孰不与者？非独其臣也，天下皆且与之。

公孙鞅之于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责，非攻无以，于是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于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

郑平于秦王臣也，其于应侯交也。欺交反主，为利故也。方其为秦将也，天下所贵之无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轻必失之。去秦将，入赵、魏，天下所贱之无不以也，所可羞无不以也。行方可贱可羞，而无秦将之重，不穷奚待？

赵急求李欬，李言续经与之俱如卫，抵公孙与，公孙与见而与入，续经因告卫吏使捕之，续经以仕赵五大夫。人莫与同朝，子孙不可以交友。

公孙竭与阴君之事，而反告之穰里相国，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无此（其）功而有〔其〕行乎？

疑 似

三曰——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子〕，见歧道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禱）〔堡塚〕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善以致大善，不肖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

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善〕效人之子（侄）〔姓〕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

“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其人也。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夫（人）〔孪〕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

一 行

四曰——

先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耳矣。不可知则（知）无安君、无乐亲矣，无荣兄、无亲友、无尊夫矣。

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与其利。非强大则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则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则不足以劝也，故贤主必使其威利无敌，故以禁则必止，以劝则必为。威利敌，而忧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无敌，而以行不〔可〕知者亡。小弱而〔行〕不可知，则强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爱其所疑，小弱而〔强〕大不爱则无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废，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灭。

今行者见大树，必解衣悬冠倚剑而寝其下。大树非人之

情亲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为期，易知故也。又况于士乎？士义可知故也，则期为必矣。又况强大之国？强大之国诚可知，则其王不难矣。

人之所〔以〕乘船者，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

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于物，无恶于无处。

夫天下之〔士〕所（以）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盗贼大奸也，而犹（所得）〔得所〕匹偶，又况于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轻劝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求 人

五曰——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则是国可寿也。有能益人之寿者，则人莫不愿之。今寿国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过矣。

尧传天下于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说，殷之胥靡也。

皆上相天子，至贱也。禹东至搏木之地，日出〔九〕〔之〕津、青羌之野，攢树之所，扞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阯、孙朴、续櫚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窵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皋〕陶、化益、真窥、横革、之父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

昔者尧朝许由于沛泽之中，曰：“十日出〔矣〕，而焦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于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于林，不过一枝；偃鼠饮于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故贤主之于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

皋子众疑取国，召南宫虔，孔伯产而众口止。

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察 传

六曰——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治〕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

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卷二十三 贵直论第三

贵 直

一曰——

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流〕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

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今身〕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争〕，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谨乎论于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狐援说齐湣王曰：“殷之鼎陈于周之廷，其社盖于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充〕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于庙；亡国之社，不得见于天；亡国之器陈于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

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赭紵；后出也，满圜圉。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吏曰：“哭国之法斲。先生之老欤昏欤？”狐援曰：“曷为昏哉？”于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鮒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东闾。每斲者以吾参乎二子者乎！”狐援非乐斲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论也，将以救败也，固嫌于危。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

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遯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冑横戈而进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赧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里〕，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底）〔砥〕之以勇，故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于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犀〕櫓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枹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直 谏

二曰——

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者〕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

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当此时也，桓公可与言极言矣。可与言极言，故可与为霸。

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罾，以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罾，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谷免衣襁裸而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于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

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燔，放丹之姬。（后）〔务治〕荆国，兼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葆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

知 化

三曰——

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论，以虽知之与勿知同。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实〕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于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

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于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猬，虽胜之，其后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

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祛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东门，曰：“汝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擒。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地下？”乃（为）〔爰〕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过理

四曰——

亡国之主一贯，天时虽异，其事虽殊，所以亡同者，乐不适也。乐不适则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为）〔炮〕格，雕柱而桔诸侯，不适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瓊，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作为璇室，筑为顷宫，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此〕夏、商之所以亡也。

晋灵公无道，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使宰人臠熊蹯不熟，杀之，令妇人载而过朝以示威，不适也。赵盾骤谏而不听，公恶之，乃使沮麋〔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沮麋见之，不忍贼，曰：“不忘

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若死。”乃触廷槐而死。

齐湣王亡居卫，谓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对曰：“王贤主也。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辨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满，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

宋王（筑）为蕤帝，鸱夷〔盛〕血，〔著甲冑〕高悬之，（射着甲冑）从下〔射〕，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悦，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门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壅 塞

五曰——

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无自至则壅。

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缚而擒之。未擒则不可知，已擒则又不知。〔由余骤谏而不听，〕虽善说者犹若此，何哉？

齐攻宋，宋王使人候齐寇之至。使者还，曰：“齐寇近矣，国人恐矣。”左右皆谓宋王曰：“此所谓肉自至虫者也。以宋

之强，齐兵之弱，恶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诎杀之。又使人往视齐寇，使者报如前，宋王又怒诎杀之。如此者三。其后又使人往视：齐寇近矣，国人恐矣。使者遇其兄。〔其兄〕曰：“国危甚矣，若将安适？”其弟曰：“为王视齐寇，不意其近，而国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向之先视齐寇者，皆以寇之近也报而死。今也报其情，死；不报其情，又恐死；将若何？”其兄曰：“如报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于是报于王曰：“殊不知齐寇之所在。国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向之死者宜矣。”王多赐之金。寇至，王自投车上驰而走，此人得以富于他国。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

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辞曰：“臣不肖，不足以当此大任也，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齐王曰：“子无辞也。寡人岂责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为寡人令太子如尧乎？其如舜也？”凡说之行也，道不智听智，从（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贤过于尧、舜，彼且胡可以开说哉？说必不入。〔说必不入，〕不闻存君。

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

原 乱

六曰——

乱必有弟，大乱五，小乱三，（讨）〔讨〕乱三，故《诗》曰：“毋过乱门”，所以远之也。虑福未及，虑祸〔过〕之，所以（免）〔免〕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

晋献公立骊姬以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里克率国人以攻杀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国人攻杀之。于是晋无君。公子夷吾重赂秦以地而求入，秦缪公率师以纳之，晋人立以为君，是为惠公。惠公既定于晋，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缪公率师攻晋，晋惠公逆之，与秦人战于韩原。晋师大败，秦获惠公以归，囚之于灵台。十月，乃与晋成，归惠公而质太子圉。太子圉逃归也。惠公死，圉立为君，是为怀公。秦缪公怒其逃归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怀公，杀之于高粱，而立重耳，是为文公。文公施舍，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用民以时，败荆人于城濮，定襄王，释宋〔围〕出谷戍，外内皆服，而后晋乱止。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虏，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数，离咎二十年。自上世以来，乱未尝一。而乱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虑不同情也。事虑不同情者，心异也。故凡作乱之人，祸希不及身。

卷二十四 不苟论第四

不 苟

一曰——

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后动，必当义然后举，此忠臣之行也。贤主之所说，而不肖主虽不（肖其）说，非恶其声也。人主虽不肖，其说忠臣之声与贤主同，行其实则与贤主有异。异，故其功名祸福亦异。异，故子胥见说于阖闾而恶乎夫差，比干生而恶于商，死而见说乎周。

武王至殷郊，系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武王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而自为系。孔子闻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胜细民者，天下有不胜千乘者。

秦缪公见戎由余，说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缪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内史廖。”内史廖对曰：“戎人不达于五音与五味，君不若遗之。”缪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由余骤谏而不听，因怨而归缪公也。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骹之耻，而西至河雍也。

秦繆公相百里奚，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如秦，公孙枝请见之。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公曰：“然则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今子非子之事，退，将论而罪。”公孙枝出，自敷于百里氏。百里奚请之。公曰：“此所闻于相国欤？枝无罪奚请？有罪奚请焉？”百里奚归，辞公孙枝。公孙枝自徙，自敷于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治〕官，此古人之所以为法也。今繆公向之矣！其霸西戎，岂不宜哉？

晋文公将伐邲，赵衰言所以胜邲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胜邲，邲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于子虎，请赏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郤子虎不敢固辞，乃受矣。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公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余，犹能以霸，其由此欤？

赞 能

二曰——

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而尧受之，禹得伯益〕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

数哉？

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鲍叔〕固辞让而相，桓公果听之。于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生〕得之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吏鞞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衲以燿火，衅以牺豭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

孙叔敖、沈尹筮相与友。叔敖游于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沈尹筮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筮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筮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于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筮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自知

三曰——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尤甚〕。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尧（有欲）〔置敢〕谏之鼓，舜（有）〔置〕诽谤之木，汤有司（过）〔直〕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由自知哉？

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故〕败莫大于不自知。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其〕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恶己自闻其过悖矣。〕

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悦，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

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当 赏

四曰——

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

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强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圃〕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周内史兴闻之曰：“晋公其爵乎！昔者圣王先德而后力，晋公其当之矣。”

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茵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

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博 志

五曰——

先王有大务，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恶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则不然，有大务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无能成也。夫〔能〕去害务与不能去害务，此贤、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时顾也。骥一日千里，车轻也；以重载则不能数里，任重也。贤者之举事也，不闻无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为之任也。

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不必庠，用智徧者〔功〕无遂（功），天之数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有便于学者，无不为也；有不利于学者，无肯为也。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

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宝剑良马如此，玩之不厌，视之无倦。宝行良道，一而弗复，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难乎？

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若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君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学〕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矢之速也，而不过二里止也；步之迟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

养由基、尹儒，皆文艺之人也。荆廷常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猿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于其师，〔其师〕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梦受之。”先为其师言所梦，所梦固秋驾已。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可谓无害之矣，此其所以观后世已。

贵 当

六曰——

名号大显，不可强求，必由其道。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人于事，治事者〕不于事于君，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

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窥赤肉而乌鹊聚，狸处堂而众鼠散，衰经陈而民知丧，竽瑟陈而民知乐，汤、武修其行而天下从，桀、纣慢其行而天下畔，岂待其言哉？君子审在己者而已矣。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焉。对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观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纯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荣，（矣）〔此〕所谓吉人也。观事君者也，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臣也。观人主也，其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争证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庄王善之，于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贤主之时见文艺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务也。夫事无大小，固相与通。田猎驰骋，弋射走狗，贤者非不为也，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

（君）〔齐〕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欲得良狗，则家贫无以。于是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望求良狗，狗良则数得兽矣，田猎之获常过人矣。非独猎也，百事也尽然。霸主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所以为之异。故贤主察之，以为不可，弗为；以为可，故为之。为之必由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万也。

卷二十五 似顺论第五

似 顺

一曰——

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

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朝〕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败而死，〕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败，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故人主之听者

与士之学者，不可不博。

尹铎为晋阳，下〔之絳〕，有请于赵简子。简子曰：“往而夷夫垒。我将往，往而见垒，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铎往而增之。简子上之晋阳，望而垒而怒曰：“嘻！铎也欺我。”于是乃舍于郊，将使人诛铎也。孙明进谏曰：“以臣私之，铎可赏也。铎之言固曰：‘见乐则淫侈，见忧则诤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见垒念忧患，而况群臣与民乎？夫便国而利于主，虽兼于罪，铎为之。夫顺令以取容者，众能之，而况铎欤？’君其图之。”简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几过。”于是乃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数更，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简子当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

别 类

二曰——

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僇民无已。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有〕万〔有〕董，〔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不杀。或杀而寿，或杀而〕不杀，〔类固不必，安可推也。〕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安〕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

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

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

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刳也，黄白杂则坚且刳，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刳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刳也。又柔则卷，坚则折。剑折且卷，焉得为利剑？”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听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尧、桀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贤者之所以废也。

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于祸则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兽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高阳应将为室家，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骥骖绿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则日在其前矣。目固有无见也，智固有无知也，数固有无及也。不知其说所以然而然，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

有 度

三曰——

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

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听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

客有问季子曰：“〔尧〕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尧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虽知之，奚道知其不为私？”季子曰：“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余也。冬不用威，非爱威也，（清）〔清〕有余也。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节乎己也。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又况乎圣人？”

许由非强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则贪污之利外矣。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其术〕，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

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分 职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服素〕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能〕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雍塞，虽舜不能为。

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

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于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之〕则不能，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裘〕，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之敢〕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

而天下皆竞〔劝〕，无费乎邾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如己有之。〕

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之〕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以〕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啗，若梟之爱其子也。

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君〕衣狐裘，坐熊席，隈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德〕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且〕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处 方

五曰——

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

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

今夫射者仪毫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本不审，虽尧、舜不能以治。故凡乱也者，必始乎近而后及远，必始乎本而后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于秦而秦霸；向挚处乎商而商灭，处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无其本也。其处于秦也，智非加益也；其处于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

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拒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与荆人夹泚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侯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

韩昭厘侯出弋，厘偏缓。昭厘侯居车上，谓其仆〔曰〕：“鞞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昭厘侯射鸟，其右摄其一鞞，适之。昭厘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曰：“向者鞞偏缓，今适，何也？”其右从后对曰：“今者臣适之。”昭厘侯至，诘车令。各避舍。故擅为妄意之道虽当，贤主不由也。

今有人于此，擅矫行则免国家，（利）〔判〕轻重则若衡

石，为方圆则若规矩，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谋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为先王之所舍也。

慎 小

六曰——

上尊下卑。卑则不得以小观上。〔不得以小观上则下无道知上。〕尊则恣，恣则轻小物，轻小物则上无道知下。（下无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则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爱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贤主谨小物以论好恶。

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爍，而焚宫烧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

卫献公戒孙林父、宁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日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悦，逐献公，立公子黜。卫庄公立，欲逐石圃，登台以望，见戎州而问（之）曰：“是何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庄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国？”使夺之宅，残其州。晋人适攻卫，戎州人因与石圃杀庄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审也。人之情不蹶于山，而蹶于垤。

齐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称贤，群臣皆说。去肉食之兽，去食粟之鸟，去丝罟之网。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

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僨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僨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岂独兵乎？

卷二十六 士容论第六

士 容

一曰——

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肫然不僨，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于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竭，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土之容也。

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骖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

哉？此谓不言之言也。

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术施也；士所弇斂，客所术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骨节早成，空窍哭历，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国将灭亡。〕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钟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谨慎畏化，而不肯自足；干干乎取舍不悦，则心甚素朴。

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以与伯阳，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于愚。愚之患，（在必）〔必在〕自用，自用则戇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

务 大

二曰——

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

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

（孔）〔季〕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火〕上栋，〔宇将〕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己〕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

郑君问于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

昔（有）〔者〕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于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

有成已，故务事大。

上 农

三曰——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以〕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然后制野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

〔然后制野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

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繆，缙网罟罾不敢出于门，罟罾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粃。夺之以（水）〔本〕事，是谓鬲，丧以继乐，四邻来（虚）〔虐〕。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铨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 地

四曰——

后稷曰：子能以洼为（突）〔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土）〔五土〕靖而圳浴土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饒（夷）〔蕢〕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圆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无）〔为〕之若何？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

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

上田弃亩，下田弃圳。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蛾。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圳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博〕六寸，所以间稼也。地可使肥，（又）〔不〕可使棘。人肥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

草湍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矣〕。（凡）〔芄〕草生（藏）〔而〕（日中）〔己丑〕出，豨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

有年瘞土，无年瘞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郤）〔却〕之。民既（郤）〔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 土

五曰——

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鞞，为

其唯厚而及；鹾者莠之，坚者耕之，泽其耨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污。无与三盗任地：夫四序参发，大圳小亩，为青鱼肱，苗若直猎，地窃之也；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弗除则芜，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

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实。其为亩也，高而危则泽夺，陂则埒，见风则傴，高培则拔，寒则雕，热则修，一时而五六死，故不能为来。不俱生而俱死，虚稼先死，众盗乃窃。望之似有余，就之则虚。农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适也；知其田之〔际〕〔除〕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虚也；〔不除则芜，除之则虚〕此事之伤也。故亩欲广以平，圳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

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者。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熟有耨也，必务其培。其耨也〔茎植〕〔稹〕，〔植〕〔稹〕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坚。是以亩广以平，则不丧〔本〕〔茎：本〕生于地者，五分之以也。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夬心〕〔夫必〕中央，帅为冷风。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

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粃。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使扶疏，树堯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则多粃。堯而专居则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

则禾多死，厚土则孽不（通）〔达〕，薄土则蕃輶而不发。垆埴冥色，刚土柔种，免耕杀匿，使农事得。

审 时

六曰——

凡农之道，厚（之）〔时〕为宝：（斩木）〔斡禾〕不时，（不）〔必〕折（必）〔而〕穗；稼就而不获，必遇天灾。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

是以得时之禾，长秆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穰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如此者不风。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穗巨而芳夺，利米而不香。后时者，茎叶带芒而末衡，穗阅而青零，多秕而不（满）〔盈〕。

得时之黍，芒茎而微下，穗芒以长，抔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喂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时者，大本而华，茎杀而不遂。叶（藁）〔膏〕短穗。后时者，小茎而麻长，短穗而厚糠，小米（钳）〔黠〕而不香。

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秆疏穰，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抔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通噬〕。先时者，本大而茎叶格对，短秆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后时者，纤茎而不滋，厚糠多秕，庭〔得〕辟米，不（得恃）〔待〕定熟，印天而死。

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厚（臬）〔秸〕以均，后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

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抐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

得时之麦，桐长而（颈）〔颖〕黑，〔其粒〕二七以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如此者不蛔蛆。先时者，暑雨未至〔而〕肘动，蛔蛆而多疾，其（次羊）〔嚙羸〕以节。后时者，弱苗而穗苍狼，薄色而美芒。

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茎相若〔而〕称之，得时者重，粟（之）〔亦〕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约而食之，得时者忍饥。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殍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